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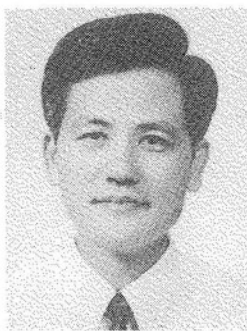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

散文評審委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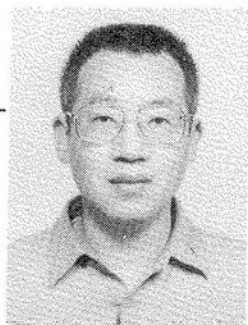
委員兼召集人
李洗金先生

福建省林森縣人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碩士。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、國文研究所教授、系主任、所長。現任研究所教授兼訓導長、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。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、孝經疏證、揚子法言探微、中國文化概論、中國文學家故事、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意識、蔡琰悲憤詩釋疑、論語孟子孝經的文學價值、中國文字的內涵、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等二十餘種學術論著。



評審委員
李威熊先生

台灣省南投縣人，民國三十年生。畢業於省立台中師範學校，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、中文研究所，六十四年獲得國家文學博士。曾任小學、中學教師，省立台中師專講師、副教授，私立靜宜文理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、中文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，孔孟學會執行秘書。著有問學叢談、根葉集、漢學導讀、董仲舒與西漢學術、村夫野語、民俗文化的歸向，中國文化精神的探索等書。



評審委員
沈謙先生

民國三十六年生，江蘇東台人，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。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。曾任幼獅月刊主編、幼獅雜誌主編。



評審委員
曾昭旭先生

廣東大埔縣人，三十二年二月二日生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、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。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、副教授兼所長、鵝湖月刊主編。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著有：王船山哲學、道德與道德實踐、論語的人格世界、文學的哲思、性情與文化、情與理之間、人生書簡、從電影看人生、且能一首樵歌、在愛中成長等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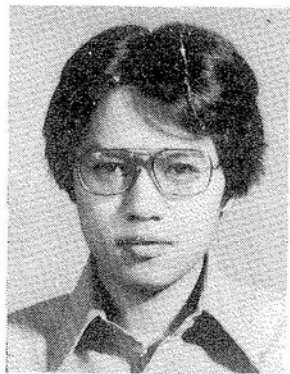
評審委員
張以仁先生

湖南省醴陵縣人，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。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、台大教授、中山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、國科會人文社會組副組長等職。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、台大教授、高雄市文獻會委員、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委員等職。著作有「國語左傳論集」、「中國語文學論集」、「國語辭證」、「國語虛詞集釋」及其他學術論文數十篇。



評審委員
黃登山先生

台灣省高雄縣人。民國廿七年生。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。曾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，東吳大學夜間部教務主任、夜間部主任。現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教授歷代文選、四書、老莊選讀等課程。著作有白居易琵琶行的寫作技巧、韓非子通假文字考、晞髮集校釋、孟子虛字研究、歷代文選分類詳註。老子釋義。



羅位育
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
湖南省人
師大國文系畢業
現職／
省立板橋高中國文教師
作品／
歷史、歸、筆在四季、人生有力

叔叔老師

散文第一名 羅位育

記憶中，叔叔是個面色蒼白三十好幾的壯年人，然而，因為老貪吸著菸，連臉頰近頸處都似乎暗浮了菸垢，灰灰浮浮的。應該黑白分明的眼珠，卻時時養了好幾條血絲，據說，是酒量太好的緣故。也有人說是好勝，往往幾場酒陣挺拼下來，一把紅上了臉，他還兀然拔立衆多酒杯之間，睥睨四處搖搖欲墜的酒友。

聽這些傳聞的年紀，我還不過國中一、二年級的學生，總覺得拼酒貪菸是很辛苦的行為，叔叔竟然如此勝任愉快，彷彿作叔叔的，合該這般出衆。

叔叔曾告訴我，抽菸喝酒是高中時代自以為的大事，他是高一時湊巧碰上的。說這話的當口，他眼中的紅絲，彷彿羞怯地下沉眼窩，淡淡地，像勻了那麼一點脂粉。

「那時，我迷戀一個高三的女孩，可是小不點的我，根本上不了她的眼，逼得我有一天硬在她面前抽烈菸喝烈酒，出出男子氣」。

紅色下移兩頰頸處，菸垢的模樣消失了，突然，叔叔的嘴牽起一綫弧，「結果呢，還是給她看低了，沒想到，卻養成了多年的習慣」。

一番話平白說得他和我都心癢。

當然，這只是故事，叔叔並不存意思要我相信，也許，他想著這半大不小的囡仔，大概沒他那麼早熟吧，可是，我老懷疑著，那樣的年紀就有了煙酒工夫，難道爺爺、奶奶都未曾說話嗎？準不是叔叔的道行高。我的父

親素來絕於，親頒的家規就明白昭示於的可怕。為此，父親一手漂亮的毛筆字，還在宣紙上大方批了黑「不」字，墨色淋漓元沛，沉在皴白的宣紙上，有一種說不出的味。倒是有一回，無意中聽父親低聲勸著叔叔戒菸，那時已近半夜，因為尿脹，我決意拼過睡意，下了床，便直赴廁所。出來了，這才見到客廳亮了一豆燈光，父親和叔叔兩處分明的影子各自落座。叔叔的聲音低黯模糊，依稀聽到一些「我知：都這麼多年：不容易：」，父親的聲音反是熟悉入耳，「你是為人師表，是別人仰慕的對象，要讓孩子們看的，難道就沒有意志力戒掉？那你怎麼帶那群半大的孩子？」

其實，當時如我這般半大的孩子，不論大人如何看法，抽菸還真是成熟的誘惑。

對了，叔叔是國中老師，就在我讀的國中任教數學。不過，因為班級數眾的緣故，他倒是未曾擔任過我的老師。否則，只要他一登上講台，還未開口說笑什麼的，我必然早就嘩啦笑倒在地。不是嗎？只要炎炎夏日，家中，他常常一條薄內褲圍搭腰間，光著蒼白虛肥的上半身，從廚房急步到書房，再從書房疾步到客廳，嘴裡儘嚷著：「好熱啊！弄杯冰啤酒喝喝。」

料不到，別班輾轉吹來的風，都說叔叔嚴格，教學委曲詳盡，要求學生的行為更是馬虎不得，常常會來個意想不到的管理主意，因之，那班學生野腔野調的脾氣還算收得很緊。不過，我倒真要替叔叔理辯一句，叔叔那班就是俗稱的「牛班」，要調度這樣兵荒馬亂的班級，得花苦力的。

這年，十一月就有深冬的消息，午睡時間校園向來四下靜沉，某一天中午，我才打理好值日生倒垃圾的工作，便要匆匆回教室取暖去，但，就在校園僻處的藝術銅像後，巧遇叔叔班一位大哥級人物正自在吐菸霧。這是很尷尬的情況，其實，裝作目中無人就好，各守其分嘛。壞就壞在我好奇地胡瞧了幾眼，因為他抽的是大黑雪茄，這可是生平第一遭開了眼，味又好聞得很。他牛衝過來，押我貼上銅像，低聲聲直闖耳內，「×的，你眼睛想要爛掉是嗎？」也許是銅像的冰冷體溫分散了注意，還是極度害怕的緣故，我居然撐開手腳笑了出來，那聲音真夠乾苦的，我邊笑邊準備挨揍，那知，揪衣服的勁兒鬆了，他隆著眼瞪過來說：「你叔叔真是我的導師？」。那麼，我何時在笑中說出這段消息，好老著臉攀親帶故？「噯：你是騙人的吧！」，那大哥，向後移了三步，雙手交絡胸前，臉上生了古怪的笑容。

晚飯後，我就將這事宛轉告訴了叔叔，當然，我保留那位大哥抽菸的事實，以及，我也貪學了幾口吸菸的本事，七截八扣的，只挑了好話眼，淨說遇見叔叔班上的學生，無不口碑叔叔的德政。叔叔圍在沙發中的身子定著，動也未動，兩眼直向電視螢光幕熱闖去，我正覺得情緒全失的當兒，叔叔發了話「少打混！」，手便掬向口袋，熟練地剔了管菸出來，上火，裊裊青烟包住了他的表情。可巧，螢光幕這時上了防癌廣告，一管菸，讓紅色禁制標誌牢牢按住了，也不知是自己初抽於因而心虛，還是眼前的情況讓自己慌亂，我放了順風話，「叔叔，看到

沒，禁止污染」，然後，便大搖大擺回房了。

那位大哥人家都喊小良。小良老是撇嘴說：「太不良了，所以，名字要補一下」。因著那次偶遇，我和他竟結了朋友，也就開始裝模作樣抽起菸來。儘管大家都說小良的名號在學校附近殺得很響，一張臉可以擺得開來。然而，這些都與我不相干，老實說，光看成績單分數低爬高，是要熬時間精力的，那得空忙掏人家的身世？大家見了面開開心心，有起了那麼一點江湖性情，便會拉個朋友菸抽抽。大多是在學校操場司令台旁的一間小廁所。這地方退居學校邊疆，四周散落的廢石、報銷的鋼筋交搭成絕佳的掩護，也是風景啦！小良曾問我有關叔叔的事，他懷疑已經三十好幾的人，為何不急著成家。因為他老嗑呼叔叔名諱，卻一臉忠懇神氣，我不禁起了好奇心。同時，又記起母親私下說過，叔叔是菸酒太痴了，脾氣又不是普通的桶，過往了幾個女孩，都讓別人搶了當媳婦。小良聽了，倒是低下頭不搭話，特意調理的頭髮伏在前額，陽光下新鮮欲滴。我正想打趣，問他是否有對象要介紹，小良抬頭，招了一臉陽光。嘴卻說起叔叔的教師風格，叔叔在辦公室或班上從不亮菸的。這就是了，心中過去悄悄萌芽的問題，今天聽了這開頭，全舒活出聲了。我很想知道，這個面容蒼白好菸喜酒的叔叔，如何在牛班止戈戡亂？

「看來你太不了解你叔叔了」，小良臉上又流出奇怪的笑容。不說話了。然而，在深吸第三根菸時，他終於耐性說出叔叔的本事，這大概是父親不曾也不知如何理解的事實，另一種大人的成熟行為。原來，叔叔竟可以一氣作下百來個伏地挺身交互蹲跳。你無法明白，虛肥的身子，如何馳騁這般精力。一旦學生犯下嚴重過錯，沒有二話，老師學生並肩齊作體能。往往學生偷懶短了幾步，叔叔從不寬貸地勒令重做。不過，他一向對事不對人，處理完畢，便誠懇耐心替他們解困。有在外頭混生活的學生會買帳？我迷糊了。小良意味深長地橫來一眼，輕輕解釋著，雖然班上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錯誤，有些也不是單純的辦法可以解決，但是叔叔尊重他們，從不以記過退學作把，常常留給大家空隙餘地。他們心中有底，能夠過得去就過去，不要壞了師生感情，這是規矩。如果有人離了譜，自然會另有人私下擺平，算給叔叔一個好臉。

我仍想著叔叔的面容蒼白是有味的，不說是菸吸去了血氣，單就叔叔能伏下牛班，不，是就業班的性兒，那蒼白怎麼說就是另一種魅力。自從認識了小良，素來對就業班的神秘好奇已淡，本來無中生有的恐懼也消失了，這才覺得，過去之所以難接受口耳相傳的「牛班」，委實是因無知而害怕，他們大數還是溫良，頂多有個貪懶脾氣，即使有那麼毛衝的烈性，也不過三三兩兩，拿住了他們的氣味，照可以談笑風生。由此，菸就抽得當然了，想著叔叔俠義心腸，大抵是菸酒帶出的，菸酒沾上四海，到處都有朋友，朋友氣是通的，因此，酒，我也下了功夫，零用錢也不儘往書局送了。然而，為了要應付父母的關口，我每日帶牙膏牙刷肥皂至學校，下了菸酒之後，放學前，就逕赴洗手台，從容洗刷口腔和幾乎要薰黃的手指。小良也知道我這苦處，倒沒什麼說話。這樣日子突然輕快多了，往往幾個大氣男孩，麥當勞肯塔基一落座，也不見警察來巡，菸一上口，就見了天地，而我從菸盒

挑出菸的動作，也愈趨熱極而流。

我還是會念著自己的成績，畢竟還要趕考的。所以，父母倒未瞧出異狀，而宣紙上的家訓「不」字，也未捨眼成威脅。老菸槍的叔叔卻拿住我的菸味了。一個好天的假期，叔叔向父母討了我去看電影。

「噯！不要抽菸好吧！」，影片才走了一半，叔叔低聲斥責前座一位青年，青年橫回了一眼，見旁人也瞅，這不甘心的暴吐菸渣到地。暗中，我臉孔上了紅，前些日子，我和小良也在戲院中大搖大擺地抽起菸來。叔叔偏臉過來，眼中有奇異的光，低聲說著，「連我這老菸槍，都不敢在戲院抽，是不是？」

散場後，我和叔叔走在淡灰的天空下，眼前一片人車，就在身旁快幾步慢幾步的過往。當時，我心中就有譜了，戲院中叔叔那幾句不是什麼閒話，話包話，總是真放了什麼，難不成老菸槍一身菸味還能尋出別人的味？果然，就在飯館上第三道菜時，叔叔臉上開了笑，直接切問我抽菸的心情。出於本能，我馬上斷然否認，臉卻不爭氣地臊熱起來，舉高的筷總瞄不上目標。我突然想起小良的話，說班上學生犯了事，若決心瞞叔叔到底，根本是傻氣的。老實托出，叔叔儘量想辦法處分淡化，否則，一旦水落石出，叔叔的臉比山壁還硬冷。叔叔並未再追下去，反興高采烈地勸我多吃菜，只不過說了一句：「這幾年健康不大好，醫生要我戒菸戒酒，當初沾菸酒的理由，如今想來很薄弱」。我知道，自己是一身冷汗淋漓。

快過農曆新年時，照例有人想替叔叔作媒，父母也興沖沖一旁推引。送來的相片，女孩一張張端莊的笑臉。我喜歡拿叔叔相片一旁比對，想猜叔叔和誰合了夫妻相，比來比去，反比出一些玩笑來。相中的叔叔，臉是苦繃的，削下的雙頰，有些憤怒的神氣，和那些細心描上笑容的女孩一對上，連叔叔見了也笑不住，乘機推搡我一把，說著：「小鬼，給你作老婆較合適」。其實，這或許是無奈的藉口，過去，他一直排擠相親的機會，每次總在爸媽的面前低頭說：「好麻煩，不用費心啦！」，卻得不到女孩家裝模作樣一番，然後，就去了這件事。今年，父親話中已有不高興的味：「你讓我怎麼對得住爸媽？」。叔叔這次倒正經八百拿起相片細看，挑了許久，鄭重拿起一張相片說：「就這個吧，只不過人是否如相片一般好看？」

我把這件事告訴小良，小良頗意外，說叔叔在班上無意中說過：「因為自己沒法保證作個好丈夫，怕誤了女孩或是未來的好孩子，所以要抱獨身主義」。當時，小良聽得淚流滿面。我陡然心念一動，瞅著叔叔外出時，溜他房中，找出他班上的家庭連繫及個別談話紀錄表細細翻閱。一張張填得密麻的紙過在指下，一見到了小良的那一張，顯然，照片中的面孔是純真的小孩，順勢再細看，真是不出所料，小良的父母離婚了，他現跟著母親合住。內容滿記了叔叔和他父母分別連絡的談話。再翻閱其他資料，也大多家庭破碎父母失和。每一年，都有厚疊的一手資料要待叔叔放入心腸，因為叔叔一直帶著就業班。

我大概知道點什麼，卻說不出，突然失了抽菸喝酒的興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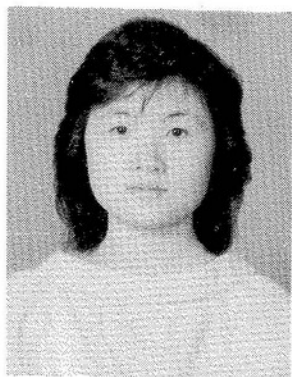
這回相親，叔叔非常滿意對方，聽說，還猛在對方飯桌上說笑話，引逗得女孩足足有半小時合不上嘴。看來

，我可以大方地叫阿嬌了。結婚前半個月，叔叔當著父母面說要戒菸酒，說著說，還意味深長地瞥我一眼。結婚那一天，叔叔班上學生幾乎全來了，穿得也體面，新娘子前，師母長短地任性喊著，小良夾其中，最是鬧得開，全沒有平日充漢子的脾氣，衆多聲音在婚禮中雷轟著，卻掩不住叔叔的話：「好幸福，好幸福。」

結婚半年後，叔叔請調外地學校，比較接近嬌嬌的工作場所。一兩年後，叔叔隨著嬌嬌家人移民澳洲開闢新天地。三十多歲的男人，遠離熟悉的家鄉，重新接納陌生的風土人情，委實是成熟的勇氣吧！

叔叔曾寄封信給我，寫著「其實，我一直未曾成熟過，三十多歲的男人，老懷著十多歲少年無端悲憤和裝帥的心情，猛貪著菸酒的感覺，又老怕自己擔不起家。那天，乍聞到你身上的菸味，彷彿知道和我血脈相關的親人，也迫切要表現成熟，這才覺得誤了點什麼？」

當然，抽了短暫的菸，如今我早就全面禁菸了。小良也不問為何戒，很多事就這樣過了。不知怎地，我總覺得小良身上有那麼一點叔叔的味，對他的感情便愈發親密起來。



林美琴

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六日生

台灣省宜蘭縣人

現就讀／

國立師範大學

作品／

散文：「過客」

寒節注

散文第二篇 林美琴

我的詮釋並不寄於富麗的冠冕，而是季節流轉中的真善美……。

冬至

一雨過後竟成冬了，罕雪的臺灣少有凍結的慘白，只是偶而的寒流拜訪，帶來深沉的悸動，提醒我們對岸大陸上的氣壓南下，捎來一脈的淒涼索漠。往往，臺灣的冬彩是沉靜體貌下的厚重不遷，靜靜在冥索的意蘊中新陳代謝，延展無限的過去，指示無垠的未來。

那日冬陽驀然綻放逆射，在每個角落溫存，化解連日的陰霾而一股裂肌砭骨的凜寒，卻襲擊了我們。

經國先生與世長辭。

是否矜肅而慮思，因而在深渾的冬日辭世，與他一貫殫思竭慮、憂勞為國的屬性相合？

是否早年吞旃鬻雪，羈棲北國，鑄造了堅忍不拔的意志與終生執著的信念，因而選擇寒季為生命畫下休止符？

是否……？

在懾慄蕭索的冬季裏含悻離去，經國先生一定有千萬個不捨，而溫煦的他在冥冥途中，仍掛記於歲寒之際留下一片冬陽，給予百姓和暖，而後始含笑九泉。

一世奮勵憂民、清明廉能的他，嘔心瀝血，竭盡最後的一滴血，帶給國家無限生機。而今冬至，哲人漸遠，只空存恣嘗甜果的生民，咀嚼先生的苦根，在蒼茫的渾沌世界中哀慟呼號。常年曖昧不明的冬，如今因萬民泣寒而嚴冷，因縞素而索漠，景物灰黯，人何以堪，觸景傷懷，嗚咽斷腸，冬就如此踽踽蹣蹣地行。

而經國先生又安在？或許隨風走過千山萬水，投入歷史的長流裏，與天地歲月同雄。

盡才嗎？懿德含章，歷經險巇，運籌帷幄，開創大局。

盡性嗎？堅忍不拔，困心衡慮，凌寒彌勁，百折不撓。

盡情嗎？溫柔敦厚，仁育親民，澤被衆生，遺愛流芳。

勇者之路孤單辛苦，逝者蕩然，而生者淒然迴縈。

小寒

冷雲滿空，交紐聯絡化為淒風苦雨，寒雁羣集返歸，鵲鳥稠集以渡寒冬，千千萬萬的人潮，晃著模糊的淚眼，湧向忠烈祠，憑弔一代偉人，心中熱淚融化了嚴寒，泛濫澎湃，潰決了心堤，悲不可抑的流注，汪洋的人潮晃漾，久佇等候，只希祈一步步行去，來到棺槨前，敬一份感恩崇敬的心。然而數小時的等候，比起先生一生的暴風露蓋，又何足掛齒？畢身操勞的他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敢行，任重而道遠，我們即使終夜長開眼，又怎能報答他平生的未展愁眉呢？

長長的隊伍綿延不斷，緩進的移動行跡中，一步一步一點點，點點皆踏實，由點而成線，牽引悠遠至誠的赤子情懷，經國先生又何嘗不是如此走完他困厄操勞的一生呢？西伯利亞的凌霜彌勁，贛南的畢路褴褛，泊而遷臺後的復振國聲，裕民以食，豐民以衣，安民以住，利民以行，育民以學，樂民以藝，充實各支點而連成堅韌的線，再結構成穩固的磐石，於是中國的根在這磐石勃爾生機，逐漸發芽茁壯，既而平面而立體，集思殫力、力克萬難，推動各項建設，於是高樓蓋起來了，經濟起飛了……家饒戶興、富庶繁榮，躍動生命與希望，躋進康莊大門。

大門在望了，寒風中微微雨絲滲融，心田漸漸清朗，一路行來，用想像守候經國先生，想他在風雨飄搖中，一點一點的經營，一山過一山，一水過一水，臨危處冒烽火慎謀能斷，處劣潮肩大任力挽狂瀾，終至安然渡過重重難關。這是大智大仁大勇者方能行之吧！而這種智慧由細行來，滿懷骨肉同胞愛的經國先生，足跡踏遍寶島，多少人握過那雙滿是厚繭的手？多少人熟悉那件樸素的夾克？多少人接受過平易親近的關懷？在敦厚的笑容中，我們找到了仁者的慈愛與勇者的大無畏，而智者的睿智凝鍊更由其著作中自然流露，因此在他凡人皆解的平凡行止中，包含了超凡的處世哲學，風雨聲裏得寧靜，黃蓮樹下且彈琴，於是我們行處，天長覆蓋，我們聆聽，歌永悠悠。

淒楚的哀歌在寒風中流遁，飽含哀思的心在迢遞的行伍中迴旋，溯迴的謁陵途中，我一步步踏實每個點，等

候瞻仰先生的遺容，靜靜眼觀心悟後，在心中沉澱所有的過程，悄悄裝下答案，然後在淚光中畫下句點——不會遺忘。

大寒

暮冬哀颯，素景清疏，惟松柏後凋，寒梅勁節，淒風冷意絲毫拂不去，風寒如剪，劃開一層層血淚斑斑的感恩與思念，澈顯內心本質的理智與真理，才明白沒有悲痛那會沉思，沒有低泣那有高歌？就像松梅因嚴寒而突顯，我們也因經國先生的辭世而自強不息吧！於是在極度冰結的心境中，開始有了溫熱正待生機迸發，如長江黃河的綿延翻滾，於是道路更遠更長更無窮了，而無窮的延伸中，生命永不止息。

又是個寒冬罕見的暖陽天，有著經國先生一式的和煦，台北街頭上盡是同一式血脈的人民，恭送一代偉人的安息，奉厝大典在崇敬哀傷的肅穆氣氛中進行，傲霜寒菊伴著靈視漸漸走遠。過去，經國先生是披荊斬棘的先鋒，以信心、勇氣突破重重艱難，開拓大局，而今我們恭送他走，心中的使命感正在增強，失落應該是更崇高的獲得，雖然先生已遠，而典範卻永在我們心裏，化作永恆。今後的路，我們羣策羣力地走，這條路不僅是臺灣近二千萬人的路，更是全中國人的路，我們必將稟持先生的遺訓而奮力開創，不畏不懼不憂，因為經國先生的明德馨香，將隨著年年花開而擴散，無所不在，而恩澤更豐沃在每一寸土地上。踏著這片土地的人，將永遠依這片福澤而勤耕，不使槁萎無機，更不使橫藤礙路，播下的種子永開智慧花，永結清明果。隨著靈柩的行遠，新的一季也將在露草蛩吟中逐漸更生，大地為下一季的福田蘊備，而下一季的春天也將來臨。

立春

驚蟄破寒，東風解凍，寒梅仍在，而百花綻放，春陽穿過迷濛陰翳，迸射一把春的氣息，萬物以春天的心情甦醒，欣欣向榮地迎暖，高任意高，綠任意綠，高挺的枝幹與滿地綠草有著怎樣的關連？其根同在一片土地上，而土地蘊涵去歲的精華，化為春泥，無限包容，雖然是全然不同的兩種個體，卻同受愛的滋潤、土地的關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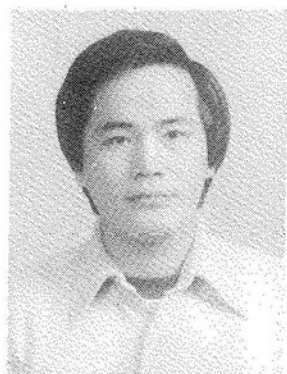
過去，我們在經國先生的呵護下成長，當橫逆來臨，他總是義無反顧的向前，而流言中傷他時，卻以包容寬恕的心來盱衡時局，現在他無言地走了，而無言正道出他多年的心跡。如今政局穩定，百舉待興，這些又何嘗不是他的前瞻遠略所奠基的呢？於是經國先生公忠體國的苦心，於日月的光潔中昭昭而明。

在春的新鮮中，我們掃盡苔痕，讓陽光進來，讓花朵綻放，儘管四季流轉不息，歲月遞嬗無常，然而交替更迭未嘗不是在前進的過程中，蘊育出最圓融的結果來？因此，只要我們有根，有本體，就可從容運作，畫上無窮無盡的圓，而經國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，以其立下的國本與典範引導我們，生生不息。

於是這一季的風華與萬世的光采，我們來釀！

耕園經

散文第二名 李慶恭



李慶恭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生

台灣省雲林縣人

省立虎尾高中畢業

高等檢定考試及格

經歷／

外銷鞋廠副理、廠長等

現職／

私人企業技術職

作品／

還鄉、書卷飄香、好壞相隔一線間、英雄所見、
年年雪裏常插梅花醉等

跋履在坎坷互錯的人生道上，得意和失意難免交替循迷。無論得與失，總是同樣的疲憊我的身心。生理的疲勞可用睡眠休息來消除，然而心理的室壓，却非一睡所能滌盡。還好，我家後院的二十坪空地和二樓前後陽台栽蒔的花花草草，正提供我解憂化悵的所在。

那盆高不兩尺的唐楓，却是色彩的魔術師，它把大自然的序變縮影在一方盆盂上。同山上的楓沒有兩樣，它夏天蒼綠；秋來酡紅；冬殘葉落。看它一叢綠、一片秋抑或一樹權桠，都叫人欣懌，就那麼一年裏頭全是人生好時節了。

春節前數天，唐楓已抖盡敗葉，光禿的枝桠瑟顫在寒風裏。定定地看它，胸臆間自有北國風情的幻化和蕭涼的況味。

春節期間在郊遊踏青中度過，無暇流連後園。春節後，還記得那天是初六，我又拾起早餐前欣賞及整理花木的習慣，驀見唐楓凋零的枝桠間冒出點點新芽，很小，還不及米粒大，却予我莫大的驚喜。不消幾天，上百點嫩芽已鋪展成片片新綠，綴掛一樹翡翠蒼蒼，再次揮灑春天的浪漫，也再次溢滿生命的躍動。

樹，必須褪盡一身敝敗，必須捨得丟棄舊日繁華的殘渣，才能吐新芽、展新姿，表現更旺盛的生命力。我想

：人，也必須勇於褪去浮華虛矯的外衣，擇掉腐心朽靈，就像那傳說中的火鳳凰一樣，淬煉之後再生為一個新的自我，炫彩生命的意義。

那盆芙蓉菊可稱得上「老」了，算來有十四年以上樹齡。雖然沒有刻意調物，但因放在東面陽台上，只能受到單向日照，趨光性使得枝幹自然長成虬曲蟠結，古意盎然，觀它自有一付蒼邁遒勁的架勢。

栽種在後園中的那株艾草，與芙蓉菊同齡，主幹粗如兒臂，這在艾草中已經算是大字輩了，何況它好幾十支分枝覆蓋成一方老樹情韻。

芙蓉菊和艾草是十四年前有次返鄉省親時，父親將他親手培育的艾草和芙蓉菊苗各送一株給我，父親說這兩種植物都能避邪，葉子泡水浸浴還可淨身殺菌。有沒有這回事且不管它，父母親希望子女在外平平安安的心意不能拂逆。原本艾草也用陶盆栽種，過幾天便枯死了，父親說艾草「貴氣」，應該用地種式才能長得壯碩。父親特地再送來一株艾苗。

父親於三年前見背，更讓我珍視芙蓉菊和艾草，它們的枝枝葉葉，蘊涵著濃蜜的親情，和它們晤對，縷縷思父情懷騰湧心田，追思憶念的映象永遠也不會成為過往煙雲。父親當初把它們送我，即附著牽掛和祈福，如今，父親雖然永別，那牽掛和祈福却凝結在梢間葉裏，因此，我常和它們對晤，細讀父親精緻的心意。

朋友送我一盆海棠，現在已分株成三盆。

海棠，是非常「中國」的。隨手翻閱古典詩詞，很容易見到古人賞嘆吟咏的風貌。

海棠，不但葉很「中國」，尤其銀斑海棠的花形似垂懸的三角燈籠，更是中國。它的花剛吐蕾時，呈心形，很像一顆扁平的紅豆（紅豆不也很中國？）數日後綻開，正是滿心歡喜的笑口；兩三日後再抽出一支三角形花瓣，就像提著的燈籠，而花瓣下端的黃色花蕊，似燈心又似裝飾燈籠的絞總。

海棠花一串一串的綻放，恰似一串一串的漢土長夢。

海棠在夏、秋、冬都能開花，花期很長，邊落邊開。看落英，繽紛中夾雜一絲惆悵。片片落英裏見到江山的缺殘。

我們的民族性也夠中國的，有海棠花前仆後繼、不畏冬寒、硜硜有守的韌性。五千年中華文化就是民族韌性在延續。歷史的步履永不停息，走過今天，還會走過無數個明天。

後院最外圍，日照充足的邊陲，栽一片俗名馬齒牡丹的馬齒莧。馬齒莧整個夏季都在開花。太陽東昇時花兒怒放，太陽隱沒西山時花兒隨即萎謝。它光艷的桃紅重瓣真美，顏色夠深夠濃的，深濃得直可搗出彩墨來。

中庭角隅有一株曇花，也在夏天開花。曇花抽苞後二十天苞熟，當要開放的那個夜晚，剛入夜朵朵瓊葩就漸次舒展，子夜時全開，此時異香馥烈撲鼻，那不是一般純純的花香，是帶點嗆鼻的那種野香，有人喜歡嗅、有人不喜歡。我是喜歡的，長長吸一口它的「怪」香，蠻醒腦咧！

曇花的二十九片花瓣潔白如玉，像雪白的鵝毛，又像白鴿的尾翎。撫摩它和撫摩羽毛的感覺一樣，細膩的質感叫人舒緩貼慰。

我們都說「曇花一現」，其實形容得過分短暫了，它在凌晨四、五點鐘才凋萎，從花兒半開到玉銷香斷，幾乎擁住整個夜晚，足夠讓愛花人賞個盡興。

馬齒牡丹在白天綻放；曇花開放在夜晚。雖然都只有半天的生命，但它們絢爛的放射已告訴我們「刹那即永恒」的真理。只要把短瞬的歡娛勘破，愁喜不住於心，那麼，不論白天夜晚，不論春夏秋冬，一路行來都會有不同的好花觀賞，就如無門禪師說的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

除草很煩人。雜草生命力強、繁衍快，欲將花木根幹周圍拔出一尺方圓的乾淨地還真不容易，其他的空間只好任野草滋榮了。

若干時日後，發現經常走過的地方，野草無法高茂，黃姜姜地匍伏在地，自然形成一條草徑。這種現象使我想起「完形心理學派」的理論，他們以「記憶痕跡」的觀念來詮釋學習、記憶與遺忘的歷程。他們認為，在學習階段，因為經過神經系統的活動，在大腦中產生一種變化，留下一道痕跡，叫做「記憶痕跡」。遺忘之所以產生，乃是由於停止學習後，腦中的記憶痕跡逐漸泯沒的緣故，這是一種「用進廢退」的觀點，正如草地上的路徑一樣，只要繼續不斷地有人走過，路的痕跡就繼續保存，一旦疏於行走，荒草即將蔓延而淹沒路徑。

古人說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，原有其哲理根據的。為什麼吾人總要窮畢生之力，孜孜矻矻地學習、求知？我已經有了最好的答案。

為突兀那兩棵龍柏的精神，我再來一塊約莫兩百斤重的溪石擺在它們中間。石頭略帶橢圓，尾部正好在簷溜滴水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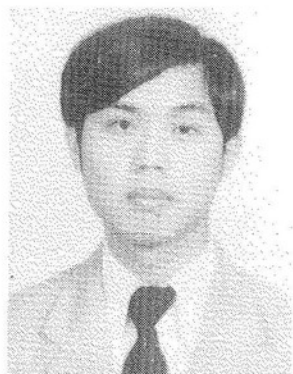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總無暇也無心審視溪石在歲月中老去的容顏。那天突然來興，拭掉石上積塵，想坐著看落日、坐著沈思，低頭驚見頑石尾端有三個小圓洞，毫無疑問，洞是簷溜滴水擊鑿的。

拔一支百喜草心，量量洞深三寸還多，再一寸多就貫穿了較薄的溪石尾部，我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滴水能夠做到。

水，是多麼的柔軟；石，是多麼的堅硬，而簷前的滴水，竟能穿透堅硬的溪石，這個水滴石穿的啓示在我心中點點滴滴的激盪迴響。

長久的園藝經驗，雖然沒成為專家，但起碼我了解植物需要陽光，才能枝繁葉茂，才能苞盈花妍。花木也需要水分，但水分多寡的拿捏得有分寸，過多則根爛了，花不開了。像蘭花的澆水就不好侍候。

花木需要陽光，但不是炎炎烈照；花木需要水分，但不是漫漫靈霖。日照和水分都必須不多不少，也就是溫和恰當。我想，溫和恰當就是「執兩用中」、「執中取衡」的中庸之道吧。



劉光哲

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生

台灣省台東縣人

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畢業

經歷／

統統影業公司腳本企畫

台灣區漁業電台編輯

現職／

台灣新生報校對

作品／

舞台劇本：「父子情深」

散文：「殘局之外」、「盡心之美」、「千劍

求一敗」、「美與醜」、「木瓜牛奶」、

黃昏情人」等十餘萬字

小說：「蘭花王傳奇」、「最後的生日」

天涯之愛

散文佳作 劉光哲

雖然，我們始終不曾親口喊過她一聲：「媽媽！」

但我們相信艾沙理老太太會懂得——會懂得這一夥異國的年輕男孩，早已在心田深處，一遍又一遍，像呼喚親身母親一樣地呼喚她一聲：「媽媽！」而我們也相信，艾媽媽早在認識我們第一眼的時候，就已將我們視同她膝下的兒女！這冥冥的遇合，實無法以佛家「隨緣」來視之。因為，它雖短如過眼雲煙，却又是生生世世，在我們心底，在艾媽媽心底，都執著地這麼相信。

因此，當我昨天在錄影帶租售店裏，一眼望見「鐵十字勳章」影片時，一種揉雜著既悲且喜的情懷，讓我們雙手微顫，竟握不緊這卷既輕又薄的影帶。迫不及待地趕回家去，撥電話給昔時的四位好友，要他們火速趕來，一起再次重溫舊夢。

當他們一個個喘息未定地趕到我這兒，望見這卷影帶，不禁睹物思人，每個人都沉默了下來。等大夥來齊了，立時裝上帶子，我們不語地專注看著，但螢光幕上不時幻化揮之不去的，却都是艾沙理德國老太太那時而落淚時而開懷大笑的影子……

第一次結識艾沙理，我們一夥五個都只是賃屋住在木柵青邨附近的窮學生，正冒著冷鋒過境的寒冽，趕往金華街的大專青年活動中心，看一場由電影學會主辦的免費電影。

我們在金華女中站下車時，看到一位銀髮碧眼的外國老太太，正一臉迷惑地在一字排開的站牌徘徊，她見著我們，隨即露出笑容，但却又無措地猶豫不前。我們只得鼓起勇氣，用拼拼湊湊的破英語向她打聲招呼。她立時如遇救星般，用不純正的英語喋喋不休，並輔以比手劃腳。大夥尖著耳朵聽了半天，方才知道她名叫艾沙理，德國人，在中學教授化學課程，一個人來華觀光，因為迷途，找不著她所投宿的酒店，請我們帶她回去。但此時，電影上映時間已到，我們只得邀她一道欣賞，等電影散場之後，再送她回去。她欣然同意，並舒了一口氣，宛若心中一塊大石落地。

當晚上演的電影就是「鐵十字勳章」。由於艾沙理正好坐我旁邊，在影片進行的光影黑暗迷迭替中，我瞥見她不時偷偷地以手帕擦拭眼淚，不時傳來細細碎碎的唏噓之聲。頓然使我心裏一陣疑惑，又不便問她什麼。

散場之後，我們才發現問題來了，她不僅將酒店給她的的小卡片給弄丟了，而且她根本記不得酒店的名稱。而台北的酒店何止千百？如何去找。加之她的德國英語和我們五個的中國英語一樣半斤八兩。兩方問得急了，一個猛講德語，一個猛講國語，越講對方的眼珠子越睜越大。在不到攝氏六度的寒流低溫下，竟然弄得我們五個身高都將近一百八十的彪形大漢，一頭一臉汗水，全身猛冒熱氣。方才半猜半懂的依她的片片斷斷描述，抽絲剝繭出可能是財神酒店。

當我們費了千辛萬苦幫她送回酒店時，她感激得直要請我們客，大夥見了，為了盡地主之誼，只得自掏腰包，湊足了錢，到酒店附近的超級市場買了一堆零嘴、酒味和飲料。然後在酒店房間裏邊吃邊聊。

當我好奇的問道：「看電影時，為什麼偷偷地流眼淚呢？」她聽了，錯愕一陣，逼直問我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只得腼腆地回說方才在電影放映中注意到的。她抿了抿嘴唇，隨即紅著眼低首，倒弄得我們一陣默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之後，她故意轉開話題，平靜的問我們知不知道，她最欣賞中國人所說的一句話？大夥為了打破這感傷的氣氛，故意孩子氣的捉狹胡猜：「大頭！大頭！下雨不愁！人家有傘，我有大頭！」當我們把這俏皮話翻成英語說給艾沙理聽時，她抱著腰笑得差點岔了氣。不停地叫著：「笑死我了！笑死我了！你們太頑皮了！」她要我們再猜，我們說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她一聽忙說：「不對！不對！還隔一層，那是一句很讓我感動的一句話，也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胸襟。」

聽完後，我們五個絞盡腦汁，把所有熟悉的古聖先賢金聲玉振的各式名言都搬了出來，她仍搖著頭，並捉狹地嘲弄道：「很簡單哦！連這麼簡單的話都不會，還好意思自稱中國人哪！可見你們腦筋太複雜了！」

過後不久，見著我們苦著一張臉埋頭苦思，於心不忍的艾老太太才慢條斯理地說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！」她補充道：「這句話，好像世界上每個人都是一家人一樣，你們對每一個陌生人，不管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，只要他是人，你們都可以對待他像親如兄弟姊妹一樣，都可以無私地互相照顧，互相親愛。那境界，哇——太

偉大了！」她誇張地叫了起來：「這胸襟實在太偉大了！只有中國人講得出來，做得到！德國人無論如何就是學不來，真的！」

浩良聽了，也詼諧地回了她一句：「就像我們今天對待妳這一位德國老太婆一樣，雖然是女的，可是都那麼老了，我們還是沒魚蝦也好！」她認真地猛點著頭說：「對！對！」惹得大夥樂不可支。

在笑聲中，艾老太太忽然執起我的手，告訴我說：「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電影時流淚嗎？因為在電影裏，我彷彿見到了德國南部的美麗家鄉，在那兒，我和我先生、兒女度過了一大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。」說完後，艾沙理像是回到了昔時歲月，她忘情地一首又一首地唱著德國南部民謠，我們跟著拍子和著，一起沈浸在她歡愉又溫暖的歌聲裏，長醉而不能醒。

等歌唱完了，我們方才從迷離中醒來。她不斷地央求我們教她唱中國民謠，她說那裏頭一定也有很多的故事。大夥拋不過她，只得從茉莉花、高山青、踏雪尋梅、牧羊女……一曲接一曲地唱著，一直唱到「在銀色的目光下」她興味十足地跟著我們從頭吟哦到結束，方滿足地歇口氣，並頻頻喊道：「太好聽！太過癮了！」

夜深了，大夥正欲告辭，艾沙理倏地一收歡顏，沈默了下來，一臉不捨。她要求我們留下再陪她，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拖延。當我們斷然地走出酒店大門，已半夜三點。只得忍痛搭計程車返回住處。並留下第二天再陪她的承諾，她才放心讓我們安然離去。

第二天，為了踐履昨晚對艾沙理的承諾，我們只得繞課，留下裕國一人在課堂上抄筆記。我們再度到財神酒店，問她最喜歡去那裏，她忙說：「China Museum！」（她的意思是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），但可能是她德國英語發音不是很準確，加之我們聽力也是有問題，竟將它聽成是：「China music！」變成了中國音樂。因為museum和music的發音實在太像了。我們一想，中國音樂那一定是國劇沒錯。便陪她到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。

當天演出的劇目是「四郎探母」。當鑼鼓點子開始響起時，文武場一片喧鬧。艾沙理睜大眼睛叫道：「這是歌劇！對不對？中國的歌劇！很偉大的！」她這麼一叫，引來了許多觀眾的側目。

爾後，在演出當中，大夥不斷將我們所知有限、粗淺的國劇常識，諸如文武場、唱腔、身段、臉譜、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以及許多表演的象徵動作，例如揚鞭代表騎馬等等和幻燈打出的字幕以及故事、情節告她知曉。沒想到艾沙理倒是很有興味地看著聽著，看到深處竟然哭了起來，不時抹著連連的淚水，看得大夥一頭霧水。這「四郎探母」的戲有什麼好哭的？一邊也訝異於一位外國人竟然可以這麼快就進入深奧的國劇殿堂，與人物一起悲喜共鳴。

散場後，她不停地說：「太令人感動了！大夥迫不及待的問她：「這些妳都懂？」艾沙理擰擰鼻子說道：「中國的老太太太真幸福，在老年都有兒子去探望她！四郎探母，所謂的四郎，就是老太太有四個兒子去看母親對

不對？這老太太好幸福！」說完之後！她認真地用眼神徵詢我們相同的看法。大夥不禁被她強自解人，扭曲劇情逗笑了。什麼四郎！就是四個兒子？可是再看艾沙理那一臉認真和落寞的樣子。大夥不約而同的噤了聲，紛紛稱是附合她。也許，她是有感而發，真有心靈的感傷和悲涼落寞呢？而那——並不像她外表那麼強自堅定，更是我們不會懂的。雖然我們一直想了解，但艾沙理老太太就是絕口不提她的往事。

第三天，我們弄清museum和music的發音錯誤之後，艾老太太和成們不禁兩相嘲諷，互相玩笑地指責嗔怪對方一個歪嘴一個重聽，無可救藥。之後，開懷大笑解嘲。那天，我們陪她到外雙溪故宮博物院、萬華龍山寺、淡水觀音山和海口落日等處觀光、吃海鮮。

我們發現，她並無心要觀光，只是走馬看花地虛應一番，倒是非常開懷地沈浸在與我們相處的每一分鐘。常常不自覺地就流露出母親般慈祥的笑容，怔怔地看著我們，一臉滿足，並慈藹地縱容著大夥兒的逗趣和耍賴。

這樣過了四天之後，我們得悉隔天就是她的生日。大夥私立商量的結果，洋蛋糕洋禮物對艾沙理而言是司空見慣，就算我們買最大最好最貴的蛋糕送她，一點也不足為奇。我們一定要來一個她這輩子從沒度過的純中國生日。私下決定之後，隨即展開行動，由裕國負責繪製壽翁壽婆駕鶴的彩像，並準備兩支大紅壽燭和燭座。浩良剪貼大紅壽字和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等壽聯。我負責豬腳麵線和紅蛋。振裕訂壽桃和準備八仙彩壽樂。至文前往購置一款物美價廉的玉珮，結上一個壽字的中國結和流蘇，結上且繡上艾沙理老太太的中文名字以及我們五個人的名字。

隔天，我們把矇著的布條解開時，她所看到的是壽燭高燃、壽翁壽婆駕鶴彩像掛中堂、豬腳麵線壽桃排列成壽字、八仙彩壽樂喧鬧流瀉，一派中國風味的壽堂。艾沙理乍見此景，起先錯愕一陣，但隨即會意的哭了起來。弄得我們五位大漢不知所措。她含著淚光不停的叫喚：「Oh-my son-oh-my Son！」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我們則興奮得臉都笑紅了。要她端坐壽堂前的壽椅，我們依序向她行三跪九叩祝壽禮，祝福她「壽比南山、福壽年年、長命百歲、百子千孫。」艾沙理雖然無法確知這些中國祝福語的意義。但她卻從我們的動作和虔誠的笑容裏得悉，在大夥一一磕頭祝壽聲中，艾老太太再次興奮得哭了，但隨即又咧開如孩子般的笑容。

之後，我們為她奉上豬腳麵線、紅蛋和壽桃，並詳細向她解說它們所象徵的涵意，她頻頻領首稱奇不已，大夥邊吃邊聊，其樂融融，溫馨得像個大家庭。最後，我們為她掛上玉珮，並說明中國人一向相信玉珮掛在身上，可以潤身辟邪，更可長命百歲，無災無病。她驚訝不置地張大著嘴嚷著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來！孩子們，幫我佩上！」

隨後，撤開桌席，我們五個大男生陪著艾沙理一起跳舞，花樣百出，她一支舞曲也不肯放過，一曲接一曲盡情地跳著，並不時開懷朗笑。後來，也許是跳得太累了，她突然臉色發青，跌坐在地。我們要她休息，她却固執的直要跳，直嚷著太開心了，不跳太可惜。但大夥仍堅持要她躺在床上休息，要跳明天再陪她跳。當晚，我們輪

流照顧她躺在床上，一邊講笑話為她解悶，直到她睡安穩，進入夢鄉了，我們才分別入睡。

第二天，艾沙理又容光煥發地站在我們床前叫醒我們：「起床了！你們這些大懶男孩！不是說好還要陪我跳舞的嗎？起來！起來！」直到把我們都吵起來，才心滿意足地在我們屋前屋後打轉著，一邊嘀嘀咕咕大聲嚷道：「你們的房間太亂了，不像個家的樣子！」說完，就自己動手幫我們清掃，大夥見狀，只得陪她一起動手，將住了兩年多從沒清掃過的房子，徹徹底底打掃乾淨，直到煥然一新。她才讚許地點點頭說：「嗯！這才像個家！」我們就在家的前院合照了一張相。她留下德國的住址，聲明照片一定要寄給她。

離別的日子到了，我們五個送艾沙理到機場，她老毛病又患了。不停地叫著我們：「my Son—my Son！」一邊顫抖地執起每個人的手親吻道別。當她鼻酸地問我們：「會不會記得艾沙理？」我們再也忍不住，除了哽咽地猛點著頭說會，便把頭硬轉開，不忍看見她老淚縱橫的傷感模樣。

送走了艾沙理老太太，大夥因為忙著準備期末考和緊接而來的預官考試，把寄相片的事給忘了。等想起來時，已是三月初春，我們忙將照片寄出，一心以為馬上就有她可愛的回音。沒想到信寄出幾個月，却石沈大海，杳無音訊。

臨畢業前夕，我們意外的接到一封寄自德國的來信。大夥興奮得以為一定是艾沙理的來信。沒想到，拆開一看，心卻沈了下來。信是艾沙理的房東葛林代寫的。信上這麼寫道：「可愛的孩子們！你們好！我要代艾沙理感謝你們五位可愛的中國年輕朋友，你們幫助老太太在她最寂寞、無助的晚年，度過了最溫暖最快樂的一段美好時光。艾老太太是一位可憐的女人，她的先生和兒女，在一次車禍中全部喪生，而她也幸罹患癌症，自知不久人世，因此她環遊世界，作為她在人世的最後一瞥。沒想到在中華民國的台灣，她又像回到了家一樣，有五個孝順可愛的孩子和她一起歡度生日。她說她此生已無遺憾，她臨死時，猶喃喃訴說和你們相處的每一分鐘，和你們每個人的名字，彌留時，手中猶抱著和你們五位合照的相片和一塊玉珮，含笑而去。容我代艾老太太再次向你們高貴的行誼，說一聲誠摯地謝謝！並請接受我這老朽之人的敬意和感戴！房東葛林手草。」

看完了信，我們五個不禁哭了。當我們回憶起，她不斷地叫著：「my Son！my Son！」的時候，為什麼當初我們就不能叫她一聲媽媽呢？其實，我們又何曾給了艾老太太什麼呢？相反的，她也不讓我們五個離鄉背井在外的遊子，度過了有母親打掃房間的日子！

思及此，我們也懂得了人世間人們的遇合竟可親如母子，也了然於施與受原是這般沒有界限，在你付出時，你早已真真實實得到了。也容我們說一句：艾老太太！不！艾媽媽！謝謝您！請安息吧！我們五個兒子會如您所願，在有生之年活得乾淨正直！活得快樂！且讓我們五個陰陽兩隔遠在天涯之外的孩子，為您再唱一首您最喜愛的「在銀色的月光下」。

如果您在天國有知的話，請和我們一起合唱！



陳淑貞

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生

台灣省嘉義縣人

現就讀／

國立師範大學

作品／

「南市青年」數篇

「文藝月刊」：高三那一年、塵埃落定

「小說創作」：人生

淚水歡笑歸去的地方

散文佳作 陳淑貞

我站在太陽底下，面對三扇鐵捲門，慢慢地揮動手中的刷子，為它漆上穩重的灰藍色。嗯，曬冬陽真是舒服，尤其在自己的家門口。

屬於自己的房子呀。雖然不是新建造，雖然坪數不大，也沒有設計裝潢，我覺得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五顆星的高級旅館，上海海濱的別墅都比不上它。

試想，有那一處地方能比家更容納得下我們的淚水、歡笑、愛。

「浴室裏的交響曲，有小孩，有大人，有……」

我是個魯鈍的孩子，兒時情景事物在記憶中朦朦朧朧遙遠似無。能清晰回想該從五六歲起，住在向人租賃的大雜院裏，睡在床腳很高的通鋪。

屋前是泥土地，大姊愛在土上畫圖，流利的線條繪出女人頭像，長髮披肩。我會混泥丸子、和泥餅，扮家家酒，也喜歡畫房子，正方形長方形圓形橢圓形再加上三角形，便成有尖尖屋頂的房子。

「姐，你喜歡那一間？我送給你。」我兩隻泥手搭在膝蓋上，得意地問她。她用食指「要」了一間，說：

「好吧，我也畫一個佣人阿春送給你。」

浴室設備簡陋，五六戶房客共用一間。為了大家方便，媽媽讓我們姊妹二、三人一塊兒洗。

房東姓余，養豬並且閹豬。豬圈離房舍有一段距離，但是他用土方法閹豬時，那尖銳割劃長空的公豬嚎聲，仍聲聲傳來。

奇怪，嚎叫聲似乎愈來愈近，愈來愈響。在浴室裏，我們不禁皺起眉頭，臂膀擡得老高，以手掌搗貼耳朵。忽然，浴室木門轟然破開，一頭豬闖進來，圓扁的鼻子噴呼出熱氣，向我們逼近。還來不及害怕，悽慘的哭聲便先爆發出來，和着豬仔的喘息哀號，充塞於小小的空間。

急奔雜沓的脚步聲，不關在籠子裏養的雞，家犬野狗，全部加入，竭力應和。還有，還有媽媽喚我們的聲音。

豬仔終於落進房東的繩套裏，被拖走了。當媽媽裹好我們發抖的身軀時，我們才放心讓事情成為過去。媽媽臉上縱橫一片，淌着洗澡水、汗水、淚水。

「對雨，有特別的情懷和感受，自小生成」

我接到入學通知單而還未開學之前，搬家了。搬家的原因自是由大人去操心，從巷底搬到巷口，房子一樣是租來的。房東作收購舊物的買賣。

我想忘掉那間房子，也難！它讓我見識到只有三面牆的屋子竟能住人，四面牆是向鄰居「借」的。像個缺腿的風燭殘年老人，不得不將全部重量依靠在朋友身上。

害怕雨來的日子——雨勢一強，便下到家裏來了。從第四面牆流下一條又一條雨水，終至整面牆都濕了，地板開始積水。此時，臉盆水桶破布等派上用場，將破布攤在牆壁與地面之交吸水，待它飽滿，再擰乾，用盆盆桶桶來盛；再讓破布吸水，再擰乾。在風雨怒吼聲中，聽雨從屋頂落入水桶臉盆——滴滴嗒嗒叮叮噹噹，讓破布吸水，再擰乾。只覺得手冷腳冷。

若在夜裏下雨，可苦了爸媽。貪睡的孩子那裏叫得醒好來幫忙。

門口地勢太低，也叫水給淹進來。

晴天，不上工的日子，爸爸爬上屋頂修理，效果如何，我倒記不清楚。他和了水泥砌高門檻上留下右腳丫子的印子。

跨門檻時，總多餘地看一眼那一印子。沒辦法喲，老天爺下雨也是應該的，它怎能問你要不要？

新生報到那一天，媽用腳踏車載我去學校，教我一路認記好，明天就得自個兒走了。坐在教室裏，我發覺自己顯得突出。同學們都穿上了摺痕尤深的藍白制服，有些罩著過大的尺寸，我似乎聞到新衣服特別的味道。從家裏孩子們所有的衣服中，我挑了一件花格子翻大白領洋裝穿上，有些緊張地，等待老

師點名。

撿姐姐嫌小的制服穿，雖然舊，媽媽不會讓我們將今天的污垢留到明天。夏天還沒關係，冬天就怕下雨，制服下水一洗，擔心它不乾。何況，只有一套啊。

爸媽忙着加倍地工作，撫養五張容量不小的肚皮；我們的嘴巴如無底洞的洞口，傾倒下可觀的食物。

「怎麼一下子，米缸又見底了。」媽媽搖頭對爸說。

媽借地方賣起甘蔗，比一塊榻榻米還小的地方。我上下午班時，她會趕回家煮飯給我吃，重複說着：走路要小心車子、要乖乖聽老師的話，認真讀書……。我連連點頭，自己穿好衣服鞋襪，上學去了。

走在路上，我想起下雨天，媽媽不能出門賣甘蔗，可以在家裏陪我和四妹五妹。雖然下雨天天空灰暗陰沈壓得低低地，屋子也會漏水，但全家人住在一起的情景，讓我很熱鬧的感覺。

「黃昏，蹲在灶前的二姐的背影，深深刻在我心版上。」

沒有惡補、沒有電動玩具、沒有速食店MTV。放學後，趁天色尚明，把功課一筆一筆寫着。有時候，搬張小桌子，拎張小板凳，擺在大門口，也寫了起來。作好功課，我請在屋後燒開水的二姐幫我簽家長聯絡簿，她知道那些筆畫可以連在一起寫，看起來像大人的字。

爸在屋後空地上和水泥塑子一口灶。洗澡水，喝的水都在這兒用水柴燒。年節應景的年糕粽子也用此灶蒸煮。媽說：「真好，可省了不少瓦斯費。」

二姐說：「對啊，我也會起火哪！」

灶前往往蹲的是二姐，黃紅搖晃的火光映照在她的酒窩裏。

她有一項紀錄，至今家中無人敢破——一口氣吃下半斤肥豬肉。說實話，那時候吃肉，可沒有閒工夫去挑肥挑瘦。

現在想起只有八、九歲的二姐竟然可以抗拒粉紅頑皮豹卡通的誘惑，蹲在灶前，照料一家人的洗澡水，我不禁心酸。

「水燒好了，誰要洗澡——要不要洗頭——」常常，她必須到鄰居家喊回電視機前的我們——眼睛睜得大大地，嘴巴微開。然後，她舀水，提到浴室裏。

清除灶腹的灰爐，我總搶着作。趁此之便，將灰爐裏的鐵釘找出，存放在空牛奶鐵罐裏，積得多了，可以賣。

「從各紙箱裏拿出一根麻花，加上豬油拌飯，是我們常吃的晚餐。」

爸媽大概是天底下最會兼差的人，幫人家看房子，喜慶宴會去端盤子，替中盤商送貨等，他們都做過。有陣子，家裏堆滿了紙箱，裏面有一塑膠袋的麻花，炸成很漂亮的金黃色。爸媽當然不許我們動它。還好，嘴饞的小孩自有辦法，一個紙箱只取出一根麻花，小心翼翼地，再包緊封好。

滿心喜悅將它吃完，再互相檢視嘴角有無留下碎屑。

我想爸媽應該早知道了，孫悟空難逃如來佛的掌心，何況是我們。他們縱容了一段時間，後來，他們送的貨是罐頭、洗髮粉這類東西。

廚房裏常是二姐代母職，她最拿手的是白米飯加豬油、醬油、味精、塩，分量恰好。不必有湯，不炒青菜，五個小孩圍著一鍋熱氣騰騰的豬油拌飯，大口大口吃下。如果加上一根麻花、咀嚼得更有勁了。

「想到屋裏曾住過瘋子，我的心就冷冷發抖。」又搬家了，原因是房東漲了租價，我們住不起。

爸媽拖著收工後疲倦的身心，勉強振作，探問何處有屋出租。我們便的裝麻花剩下的紙節收拾衣物。

這次租的房子原本住了對夫妻，膝下無子，丈夫官拜中校，妻子在他死後就變得精神錯亂，被送到療養院。

「哎喲，我們可費了不少勁才把她給送進去。沒辦法治好的啦，瘋成那樣，又愛吃，吃了就吐，大小便都拉在屋內，一個字「髒」。簡直沒人敢進來，還是我——」何媽媽喋喋不休地說，雙手交叉抱住胸，一副說故事的姿態。

足足清掃了四天，我們才搬進來。四妹對灰塵過敏的鼻子，打噴嚏打得厲害，差點將鼻子給噴掉。

鄰居的小孩子們愛誇耀他們如何整那個瘋婆子，日夜的「探險瘋城」，丟鞭炮讓她跳舞，拿樹葉給她吃，對準她的耳朵大叫：「好可怕，你們敢住這屋子！」我不發一語，死瞪他們。

想到瘋婆子曾睡在我睡的床上，夜裏，忍不住發抖；莫名的恐懼罩住我，像黑夜侵襲了整個家。

「爸媽常認為他們欠了我們五個小孩的前世債，今生來還，還不清。」

令父母頭痛傷心的莫過於孩子的青春期，不大不小。我的脾氣倔強，禍惹得很多。

小學三、四年級我就患近視了，直到國中，度數有增無減。媽不曉得從那兒聽來的，火車站有一家眼科不錯，能治療近視，硬是要帶我去看。

天知道，平素我最怕最氣的就是人家詢問我的近視度數。縱使我回答時已降低了一、兩百度，他們仍不免露出驚訝的表情，是可憐我？是笑我？也非諱疾忘醫，只是堅持近視不可能有效。媽亦是個固執的人，聽不得我無理取鬧，逞口舌之快，抄起塑膠水管，嘩哩叭啦地打在我的手、我的腳。

我那裏會躲，那裏肯喊饒。痛得淚水在眼眶中直打轉，忍住不讓它掉出來。而，母親的淚已潛潛流下，問我

：「難道要我跪下來求你？」

後來，我去看醫生了，帶着紫紅的腫痕和一顆後悔的心。父親騎腳踏車載我去，他說：「孩子，不要惹你媽生氣難過，她為了我們這個家吃下不少苦。」我的淚竄流滿面，也不想去拭了。

大大小小的頂撞、賭氣、使性子加深了父母眉間額上的皺紋，染白了父母的頭髮。

「提起台灣創造經濟奇蹟，我就聯想到我的家，猶如一個可愛的佐證，從無一瓦之覆到擁有屬於自己的三房兩廳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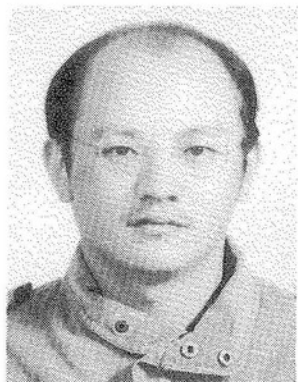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一次搬家，搬到一棟兩層樓房。高高興興地，家人親自動手粉刷牆壁門窗，長長的窗簾排了起來，高大的書櫃依牆佇立。一方自己的天地，心思巧手盡情佈置，再也不必怕和房東簽的契約期限將到。

在這幢屋宇裏，爸媽的二女兒出嫁了，不負從小就具賢妻良母的模樣，在這裏，產生了這個家的第一位大學生；在這裏，我們安裝了水點火熱水器；在這裏，樓上樓下都有浴室。

曾經誤認為是束縛是限制，負笈北城，才明白我對家的依賴和眷戀，那是我淚水和歡笑歸去的地方。異鄉的陽光和風雨都惹我想像，不單是硬體設備的舒適，更重要的，那一段攜手走過的歲月，家人的心靈共識和愛。

有些人事物，隔了一段適當的距離，更讓我們了解他（它）的意義價值；更甚者，常常直到我們失去後，才發覺他（它）的可貴及在心中的份量。

感謝天，我慶幸在這不算太晚的時刻裏，我體悟到家與我，我與家之間的牽繫。願用我的生命護守着家，用我的情愛灌溉它，年年月月，永遠。



劉魏銘

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生

台灣省新竹縣人

高中畢業

經歷／

自立晚報生活版主編

現職／

台灣民俗田野調查

作品／
最後的信天翁、回首看台灣、台灣的民俗雜誌等

—— 豪海的日子 ——

散文佳作 劉魏銘

你一定不會知道的，有什麼曲子可以唱得天哭地泣？
那原本只是平埔族人的傳說，卻絕不僅止於傳說而已。

夜祭

著名的頭社平埔夜祭，都在下元節的前一夜舉行，相傳隔天便是阿立祖的生日。
那時節，蕭瑟已是大地唯一的面貌，午后四點左右，天候便開始轉涼了。

村裏的人把十幾頭豬扛到公廨旁，才忙着清理去年殘留的灶跡；公廨左側的荒在上，卻早擠滿了各式小吃攤，且都水滾油沸，飄出陣陣煎、炸食物特有的香味，等待着整個夜晚的喧嘩。

這個距離頭社部落有一小段距離的公廨，早經刻意打掃過，大理石神桌上的祀壺換裹了全新的紅布，僅剩牆上書寫五社太上老君神號的神幡，須待乩童施法才能換新。

公廨前的廣場雖還沒什麼動靜，但併排着的十幾張供桌以及四周緊緊相靠的七、八棚布袋戲班與野台電影隊，都預告着這個神秘的夜曲即將展開。

負責殺豬的男子終於清出灶跡，放上大鍋，新發的火苗才把竹子燒得嘩嘩剝剝作响，四脚被綁的豬彷彿知道

自己的命運般，聲嘶力竭地驚叫不已。

陰曆十月天，五點剛過，太陽便不願再露面了，留給天空的是一抹燦麗的金黃，不知從何處湧來的冷空氣，開始裝飾着整季冬的冷慄。小小的麻埕，卻因多出兩部遊覽車的觀光客，漸顯得熱鬧起來。

距離祭典還有一段時間呢！

亂童才在公廨裏作法、施响水，布袋戲班卻誇張地播放流行音樂相互干擾，麇集在荒地上的小吃攤、飾品攤以及打彈珠、賣膏藥的各式小販，也不甘示弱地用擴音機和閃爍的燈光招引客人，喧囂的景像就像個新興的夜市般。

這個素來鬧寂的山村，在遠遠的公路上便點起成排的燈火，加上來回穿梭不停的车燈以及鼎沸的人聲，把祭典前焦慮、浮躁卻無奈的氣氛，直逼向最高點。

——至「向日」，各番民家家戶戶，男女老少，均須至「公界（廨）」說「向」，每家必須備辦檳榔、糞、酒挑往「公界」中供養（何曰糞？係用白米或禾米和豈炊之，其名曰「糞」），互相歌舞番戲，演唱「向曲」，欣歡暢樂，迨舞唱將畢業，則將各人挑供養酒糞，群取飲食……當時毋論開向、禁向，先期必殺一人，取頭刮骨祀神。嗣因清國政府知情，傳諭嚴禁，准其獵獸，不許殺人。此後迄今，惟生番尚有殺人，而熟番概獵獸而已。（安平縣雜記）

八點過後，亂童起了亂，嘴裏喃喃唱着精神歌頌：「ma ho ma ho, ha lu ma, ma to o mi a la mi a la」……來到每隻即將宰殺的豬前，命剛服完兵役的壯丁或其家長，跪捧着盛有米酒和竹筒的盤子，「點豬」給太上老君：

「拜請老君，面前這隻Bavis（豬）係咱頭社村X鄰X號XX敬奉的，伊是出征軍人，伊的老爸兩年前曾向老君下願，若有平安證來，就用Bavis答謝老君呷境內眾神的庇佑，請老君點用……」

然後，亂童拿起米酒，猛灌向豬口，再用削尖的竹筒象徵性地在豬脖子上劃了一下，便讓幾個頭戴圓仔花環的男子扛到大灶邊，拿起尖刀，看準豬喉刺下，汨汨的豬血立刻噴湧而出，男子們趕忙用削尖的竹筒和水桶盛裝豬血，前者將於祭典結束後，和豬頭殼一起擺在公廨中，成為圖騰供子民膜拜；水桶裏的豬血，則為祭阿立祖之用，祭典結束前，亂童更要生飲豬血，以示阿立祖高興接受。

屠宰完的豬，隨即被抬到供桌上，和其他麵豬麵羊一齊獻祭給上蒼，直到午夜之後，少女們才開始牽曲，夜祭也才進入最高潮……

平埔

小學畢業之前，我聽過最多次的，大概就是「平埔番」的故事了。

印象中，祖父每次帶我上街，都喜歡繞到田洋間的潘家去找阿采叔公，回家的路上，總會再重覆那個故事：「卡早的時陣，這個所在擺嘛是平埔番的地頭。咱的來台祖自中仔港就岸，南北二路撞，卻找沒一塊可開墾的土地，沒法度，只好向阿采伊祖公——就是平埔番啦——租一點土地來種作。那時陣，真多獨身仔，歸去就乎平埔地主招親做子婿……」

這是我最初認識的平埔人；可惜小學畢業後，我們家搬過了山，沒什麼機會再去找阿采叔公，「平埔番」的故事就日漸淡忘了。

許多年後，工作的需要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本土方誌與文獻，才重新喚醒沈埋的平埔印象，並有較深刻的認識：

那該是五、六百年前，甚至更早之前的故事。

孤懸海上的台灣，除原居住在高山、後山（花、東）以及蘭嶼的九個先住民族外，北起蘭陽平原，南至屏東一帶，則是噶瑪蘭、凱達加蘭、雷朗、道卡斯、巴宰海、巴布拉、貓霧林、和安雅以及西拉雅等九個平埔族群的分佈地。相傳他們或為了逃避火山爆發、或者為避妖怪為孽而逃離原居地，在海上飄流了許久，幸經太上老君的指引，才來到這個海島。

先後來到台灣的平埔族人，在這個地廣人稀的新世界，只要近水，便有漁獲；只要入林，便有獸獵；他們可以任意選擇喜歡的地方，築草屋而居，編粗麻為網，取竹木製弓箭，過着「無年歲，不辨四時，以刺桐花開為一度」的逍遙生活。

這個美麗、迷人的世外桃源，可惜無力抵擋外人的入侵，十七世紀初葉，荷蘭人與西班牙人，分別從南、北兩地侵入，他們憑着武力，成為頤指氣使的統治者，不只強佔耕地，課徵重稅，豪奪鹿皮、硫磺等土產，更橫植西洋文化，令佔領區內的平埔族人遵奉學習。

——習紅毛字，橫書為行，自左而右，字與古篆相彷彿。能書者，令掌官司符檄課役數目，謂之教冊子……

紅毛字不用筆，削鵝毛管為鴨嘴，銳其末，搗之如毳，注墨濡於筒，湛而書之紅毛紙。（周鍾瑄／諸羅縣志）

歷史曾再三教訓我們，越是暴戾的侵略者，越易走上敗亡之路。

不過短短幾十年間，先是北部的西班牙人敗在荷蘭人之手，不久後，鹿耳門的那場滿潮，更註定了荷蘭人氣數已盡。

也許沒人想像得到，鄭成功誓師東征的悲壯情懷，卻像給了後世矢志渡海的人們無限的勇氣，此後兩百年間，黑水溝的危難再也擋不住閩、粵沿海無以維生的漢人，他們拋妻棄子、離鄉背井，只是為了尋找一條活路啊！這是誰也無法抵擋的潮流；遺世獨立，不知歲月的平埔族人，在荷蘭人買牛逼耕、明鄭駐兵屯田等政策的衝擊下，「當春深草茂，則邀集社衆各持器械，帶獵犬，逐之呼噪，四面圍獵，得鹿則刺喉吮其血，或禽兔生啖之……」（《番俗雜記》）的生活已受到相當大的影響而漸改變，大批湧來的漢人，又帶來更大的文化衝擊，終使他們走上賴播種耕稼維生的農業生活。

——番稻七月成熟，集過社圖定日期，以次輪穫，及期，各家皆自鑷牲酒不祭神，逐率男女同往，以手摘取，不用鐮鉞，歸則相勞以酒。

社番擇空隙地，編藤架竹木，高建望樓。每逢稻田黃茂，收穫登場之時，至夜呼群板緣而上，以延睇遐矚。平地亦持械支折，徹曉巡伺，以防奸宄。此亦同亦相助之意。（黃淑璫／《番俗雜記》）

學得漢人耕作技巧的平埔族人，如果還保存着傳統的文化特色，當最為兩全其美。可惜這不是個選擇題，在人類的發展史上，強盛弱亡已是不知印證過幾千萬次的定律。

清中葉之後，許多平埔族的新生代，也學着漢人「雞髮冠履」，衣着、習性與風俗更難分辨，而官方為易於統治，更定「潘、陳、劉、戴、李、王、錢、林、黃、張、穆、斛、蠻……」等姓氏，供平埔族人選用。

多數的平埔族人，選擇了心中最大的嚮往，那是有水、有田又有米的「潘」姓。

噶海

神話中，平埔族蕭壠祖神登陸台灣的紀念日，是陰曆九月初五，東河的噶海祭典，就為了紀念這個日子。南台灣的九月天，仍緊抓着夏的尾巴不放，清晨的太陽剛露臉不久，便微微顯得燥熱起來。

七點過後，村人不約而同地挑着牲醴、檳榔、粽子、米酒和家中供奉的祀壺，來到村子西北側的「大公界」，就地把祭品擺置妥當後，每個人先在公廨外行過三跪拜禮，脫了鞋，魚貫進入公廨中，虔誠地伏跪在阿立祖神座前，由 姨施法行噴酒禮，然後再轉向東、西兩側的阿立母神座前行禮如儀……

這是噯海祭典中第二階段的新安祭，昨天晚上，他們也像頭社的夜祭般，祭祀過上蒼及牽過曲。幸運的是，較少有傳播媒體報導這個活動，不會有那些蜂湧而來的觀光客，祭典顯得單純卻更隆重。

完全不受打擾的東河夜祭，約在凌晨四點結束，村民們把豬載運回家，稍稍休息後，吃過早飯，接著參加第二階段的祭典。直到十點過後，乩姨依序到每個村民的祭品前，代表阿立祖領受，並施法為村人祈安降福，才再告一段落。

敬天法祖與祈安祀神，本應是人類信仰行為中，最高的崇拜目的，但東河人心目中最重要祭典，卻是下午的「噯海」！

午餐之後，公廨裡外又開始熱鬧喧騰起來；除了村子裡的那些老面孔，許多外出謀生或求學的年輕一代也回來了，三三五五圍在一起，談著彼此不同的境遇，手裡捧著的，卻是相同的白瓷祀壺。

那些還在唸中、小學的孩子也請了假，小男孩大都換了便服，在廣場上追逐嬉耍；小女孩們卻個個白衣藍裙，安靜地在公廨裡等待。

過午才回家吃飯的乩姨，匆匆趕了回來，一一替小女孩繫上紅色的領巾，又在紙箱中拿出用芒管葉編織，上綴圓仔花的草環，給孩子們戴上，然後再派人去準備香蕉葉和檳榔。

午後一點過半，該是出發的時候了。

頭戴花環的乩姨，命祭司們幫忙拿取香蕉葉、檳榔、祀壺以及象徵權威的乩祖拐等物品，在她的率領下，村人或者挑着祭品，或者捧着祀壺，大夥浩浩蕩蕩地前往公廨左前方的稻田間。

雖沒有喧天的鑼鼓，也沒有千奇百怪的陣頭，他們只是默默地跟隨在乩姨身後，隱約中卻可感覺到祭典的莊嚴和隆重，更重要的，卻是每個人心頭的虔敬。

終於，他們進入那片綠油油的稻海中。

最早的時候，相傳他們就是穿過這片稻海，沿着龜重溪，急水溪下至倒風內海濱請水；後來，倒風內海消失了，才改在稻海中遙祭先祖。

抵達目的地之後，祭司先把兩片香蕉葉鋪置在泥路間，上置祀壺、檳榔，再把乩祖拐插在一旁，村人才依序把個人的祀壺擺在那兩片象徵小船的香蕉葉上。

那是何其渺小的船啊！卻要載著全村人的希望，安渡多少浩瀚無際的大海。

——熟番社或處平原、或倚山麓、或近海濱……相傳番種有別，有土產者，有自海舶飄來者，有宋時丁零洋之敗遁亡至此者。又傳元人滅金，金人有浮海避之，遭風飄至，各擇所居……（朱景英／海東札記）

渡得過海的，是我們的先人，但還有更多渡不過海的人呢？

村民們只能默默地把一擔擔的祭品，擺置在稻海間。手持乩祖拐的乩姨，也面朝大海，先向祀壺行過三次噴酒禮，接着施法唸咒，祭司們也跟隨跪在一旁，由一人取剝成兩半的檳榔，擲筊請示祖靈，幾經折騰，圍在他們外緣的小孩們，才開始牽曲。

彼此交互拉着手的小女孩們，緩緩地先向左、後向右跳着舞，嘴裡哼唱着低沈、悲壯且淒涼，令人聞之鼻酸的歌。

那已無人能懂的歌，相傳是先祖來台時，遭受七年苦旱，阿立祖乃編了七首祈雨歌，托夢族人搭壇祈雨，全族人遵奉指示跪祭七天七夜，唱完所有的歌，果然天哭地泣，風雨交加……

少不經事的小女孩們，雖還無法體會那哭訴於天的歌；跪在地上的乩姨卻突然狂奔向前方，直到筋疲力竭，才倒在稻海間，嘴裡喃喃唸的卻是：

「海啊！那麼寬闊的海，那麼艱險的海，咱千辛萬苦度過種種難關，九死一生來到這個所在，咱的子弟敢會知影？敢有法度體會咱開基創業的艱苦……」

「苦海啊！苦……那麼大的海，是欲按怎度過，真是苦啊！嗚……你敢會知影？嗚……」

翻滾不停的乩姨，聲嘶力竭地悲嚎着，彷彿真要哭到天哭地泣方休？每個在場的平埔子民，都或伏或跪在地上，虔誠地領受每一句訓示。

那一刻，眼前茫茫的稻海，彷彿真成了翻滾不盡的汪洋大海；那翻滾不盡的，是多少先人的眼淚？